

特别策划·在铭记中赓续红色血脉

“太原、忻州、大同……”一张山西省行政地图在记者眼前铺开。仔细一瞅，地图上的很多地点都用铅笔画圈标注过。

“这都是我‘打卡’去过的地方。”70岁的王克西老人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，认真地说。

那年，王克西退休了。他总觉得“人生还有一件什么重要的事没有做”。直到有一天，当他重新整理父亲王志臻的日记时，他决定——趁时光还来得及，重新走一遍父亲当年行军打仗走过的路。

父亲王志臻是一名老红军，当年从江西出发，跟随中央红军长征，抵达陕北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和战友们东渡黄河，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，随后王志臻跟着部队南征北战，解放了全中国。

的行政地图里都难觅踪迹。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都曾在父亲那本20多万字的行军作战日记中一一出现过。

“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记日记不容易，保存日记更不容易。在遇到紧急战斗情况时，父亲宁可丢掉衣物，也要保存日记。”说起父亲的日记，王克西老人的眼帘微微颤动。

自2011年春天开始至今，王克西和老伴已经按图“行军”10年，“打卡”了日记里提到的绝大多数地方。10年间，从春天走到冬天，又从冬天走到春天……在踏访父亲战斗过的地方后，王克西对那段战争岁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对父亲、父亲那一代革命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。

一份地图 一份追寻

■本报记者 程雪

“每一个地名，都是一扇窗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历史的战火烽烟，也可以看见时代的沧桑巨变。”王克西老人一边说着，一边拿起笔，重重加粗了地图上“繁峙县”这个地方。84年前，在繁峙县一带，父亲作为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营部书记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战役。

“都说血战平型关，可只有亲身站在曾经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，你才会知道‘血战’二字的分量到底有多重！”对照父亲的行军作战日记，他踏访平型关战役遗址。“子弹用光了上刺刀，刺刀弯了用枪托……”站在当时主要战斗地点之一的老爷庙前，看到石阶上至

今还留有当年将士奋勇拼杀日军的刀痕，王克西心里多了几分沉重，更多了几分肃然起敬。

“有的地方实在找不到，只能根据有乡镇记载的地名划定大致路线图。”王克西老人手中的那张地图由于反复被展开折叠，边角上已有了严重的磨损。

一份地图，一份追寻。眼前，王克西老人向记者展开的地图上，标注的不仅是他10年来的行走路线，更是他10年来的心路历程——“没有父亲那一代年轻人的浴血奋战、拼搏奉献，怎么有今日盛世之中华？”穿越时空，王克西用这样一种特别的方式与父亲再次“相遇”。一份信仰，一生追寻。今年，是中国

共产党百年华诞。在这个特殊的年份里，不只王克西老人，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们都走在“追寻”的路上——

76年前，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，“14年浴血奋战，3500多万同胞伤亡，终于迎来全民族抗战胜利”。祖国不会忘记为争取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先驱。今年清明节，退役军人事务部启动“为烈士寻亲”活动，向全社会征集100位烈士寻亲线索。这其中，就有多名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八路军、新四军和东北抗联战士。有网友留言：“你若记得，他们便永远活着。”

前不久，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热播。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，以陈延年、陈乔年

两位烈士名字命名的“延乔路”路牌下，摆满了鲜花。人们在花束中留下卡片，一字一句写满对先烈的缅怀之情：“延乔路虽短，但尽头却是繁华大道。这短短的路途经历了100年的艰苦奋斗，这盛世如您们所愿。”

9月2日，远—20启程迎接第八批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归国。各媒体平台纷纷打出这样的标题：“去时你叫志愿军，归来你是中国魂”“志愿军老兵，欢迎回家……”

“澎湃着心中火焰，燃烧无尽的力量。”靠近光，成为光，这是你们追逐的方向，所以也是我们追逐的方向；这是你们追寻的信仰，所以也是我们追寻的信仰。

合上地图，王克西老人说，他的踏访还将继续，“走父亲走过的路，用余生好好看看这美丽的祖国……”

记者手记



独家原创 第一视角

寻访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——

一次跨越时空的“相遇”

■本报记者 程雪 通讯员 胡勇华 胡世坚

特稿

黄河东渡渡口

“现在看到的风景是绝美的，而父亲当年渡河是绝难的”

黄河水流湍急，奔腾着，呼啸着。湿润的水汽扑向口鼻，微阖双眼，他静静感受黄河的壮美。

站在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黄河渡口，王克西临风东眺，仿佛看见84年前那令人热血沸腾的出征，听见八路军将士们擎起的红旗在风中猎猎作响。

1937年，作为八路军的一员，王克西的父亲王志臻从这里出发，东渡黄河，奔赴华北抗日一线。

韩城市芝川镇黄河渡口，天然良渡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84年前，红军改编为八路军，从这里开始了东进之旅。一路疾行，四万多人的抗日队伍抵达黄河东岸，随即马不停蹄向抗日前线开进。

2016年8月，王克西按照父亲当年日记的记录，来到了八路军东渡黄河的地方。

“风景依然是绝美的。”站在渡口，放眼望去，黄河边大片湿地保护区里，大朵大朵盛开的荷花让人心旷神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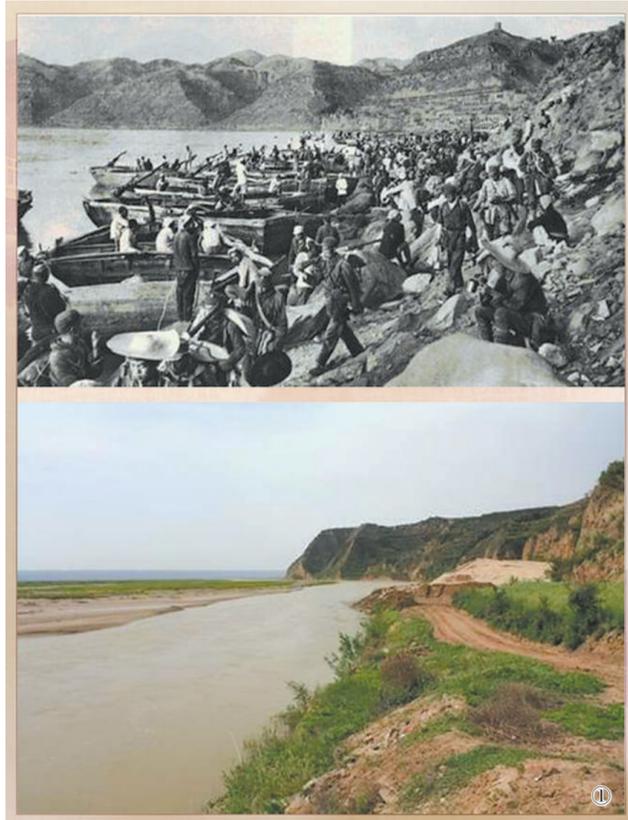
穿越时空，相同的季节，相同的月份，他和父亲看到了一样的风景——“父亲也曾曾在这里，感受‘黄河之水天上来’的雄壮气势。”

1937年8月，王志臻在日记里这样描述：“已经在黄河边了，风景很好，一望无际的大平原，大小小船，这情景绝非一般人能看得到。”

有些故事永远留在了历史记忆最深处。站在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碑前，王克西对当年那一幕幕动人心魄的场面有了更加切身的感受。

“乘船4小时才到对岸，船行到沙滩上走不动，有的就下水去拖拉，因沙滩是软的，怕陷下去，又走了一会儿，才上岸。”

“4小时才到对岸，黄河有多难渡？”王克西对着日记生出思考。那首著名的歌曲《黄河大合唱》，刚好可以佐证昔日的艰难。第一乐章《黄



图①：八路军东渡黄河旧址今昔对比；图②：王克西父亲王志臻行军作战日记；图③：王克西与老伴寻访父亲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本版图片由本人提供

河船夫曲》，开篇便是这样的朗诵词：“朋友！你到过黄河吗？你渡过黄河吗？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吗？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，那么你听吧……”

84年前的8月，黄河之上，一艘艘渡船满载八路军将士们破浪向前。另一岸，刚刚渡过黄河的八路军将士们已经迫不及待，摩拳擦掌，准备随时投入抗日战斗。

84年后，相同的地方，和平代替了战争，日新月异代替了满目疮痍。

如今，一条跨黄河高速公路桥贯穿黄河南北，人们只需驾车5分钟，就可以到达对岸的山西省。

八路军东渡黄河出师抗日纪念馆前，王克西与一群前来参观的大学生偶遇。大学生们正认真地听讲解员讲述八路军东渡黄河的故事。看着一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孔，让王克西的心又一次飞到84年前：“父亲当年渡河时，也是在他们这个年纪吧。”

1937年9月25日，捷报传来。渡河后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设下埋伏，一举击败日军精锐部队板垣师团。平型关大捷是抗日战场上中国军队打的第一个大胜仗，打破了“日军不可战胜”的神话。

从沉沉暗夜到曙光初现，这是革命先辈们义无反顾的冲锋——往前看，这支队伍刚刚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，是共产党人剩下的优秀血脉，为了中华民族，抱着抗击日寇的坚定决心，他们从这里东渡黄河；

往前看，就在八路军东渡黄河的十几天前，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。脱下红星八角帽，换上青天白日的军帽，很多战士都哭了，王志臻在日记里难过地写

下：“每个同志都把这光荣帽徽紧紧地包在包袱里……”

“现在看到的风景是绝美的，而父亲当年渡河是绝难的。”王克西说，难的不仅是黄河的艰险，更难在当时他们所做的选择。东渡黄河抗日，蕴藏着全民族觉醒的力量，蕴藏着八路军将士们同日寇抗战到底的不屈精神。先辈们用无畏的牺牲铺就了后来的胜利之路。

当年渡河的艰难场面，被画家画成巨幅油画《八路军东渡黄河》，保存在“九一八”历史博物馆里。

国若有难，举身赴之。虽千万人，吾辈往矣。“今日绝美的风景，皆因革命先辈们绝难的付出。”王克西感叹。

午城

“三岔路交会的地方，是历史，也是蓄势待发的未来”

一个陌生的身影，站在午城战斗纪念碑前。来来往往的村民，忍不住上前对这个陌生人上下打量。

“外地人很少来午城这个小镇，除非是‘慕名而来’。”当地一位村民说。

这个当地人眼中的陌生人就是王克西。他脚下的这片土地，84年前他的父亲也来过。

眼前，午城战斗纪念碑，浓缩着时间的厚重，静静矗立。在这个连通三县的交会处，王克西的父亲和战友冲锋在枪林弹雨中，经历了人生中又一场刻骨铭心的激



烈战斗。此刻，岁月斑驳的纪念碑前，历史与现实在眼前交错——

1938年3月14日，午城战斗打响。经过5天5夜的浴血奋战，他们击溃日军5000余人，缴获大炮3门，机枪9挺，各种枪支260余支。军史记载：“午城战斗是八路军115师继平型关大捷后又一重大胜利，有效粉碎了日军进逼黄河的企图。”

如今，往日硝烟不再。王克西的父亲王志臻在日记里写下昔日真实的一幕：“鬼子占领了午城、宁乡县、蒲城。沿途到处是烧毁的房屋，被杀死的百姓，散落的弹药。”

时间容易让人淡忘，但有些伤痛早已深深刻在骨子里，凝固成了永恒的记忆。“如果你走近了那段岁月，就会明白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先辈们做出原谅侵略者的选择。”王克西说。

在距离纪念碑不远处，一位已过花甲之年的老农拉着王克西坐在路边，聊起午城战斗。这位老农的爷爷和父亲都是那场战斗的目击者——

当时，老农的爷爷看到日本鬼子屠杀村民，就前去救助，也被日本人杀害了。老农的爸爸当年只有13岁，后来给父亲收尸时，受到了刺激。几十年后提起此事，他仍浑身颤抖不已。这血淋淋的事实，被收录在当地的村史里，更深埋藏于后代人的记忆中。

去年，午城镇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，引来投资全力打造“红色一条街”。这条街在给乡村“颜值”增色的同时，也成为了午城镇“红色教育”的新阵地。

这条约800米的长街，处处跃动着红色元素。长街尽头，就是午城战斗纪念碑。

王克西老人说，路的尽头，是最开始的地方，是曾经的历史，也孕育着从这里蓄势待发的未来。

正值暑假，一些学生来到纪念碑前，聆听先辈故事，向先辈致敬。午城镇90多岁的村民刘二娃，一遍遍给前来参观的学生们讲述自己亲历的午城战斗：“日本人一来，老百姓就往山里跑。山里没有路，领头的八路军就沿着山里的河滩走……”学生们围坐在老人跟前，眼眸明亮清澈。

在晋西革命纪念馆里，陈列着午城战斗中被击毁的敌军汽车残骸。当年，敌我双方装备差距悬殊，八路军战士们凭借着老道的装备战胜了日军。

“兵力超过我们十倍……我旅六八六团迅速赶回义泉镇地区，粉碎敌人进犯延安之图……”在时任八路军115师343旅政委肖华的日记里，也记录了那一幕幕紧迫又振奋人心的战斗场面。

“这是平型关大捷后给国人的又一剂‘强心药’，是又一个鼓舞人心的战斗。”凝视午城战斗纪念碑，王克西深刻体会到，无论过去还是未来，中华儿女能吃苦敢碰硬的精神从未改变。

从平汉铁路到京广铁路

“我走过您走过的路，并让后辈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”

列车缓缓驶出月台，加速，飞

驰……

此刻，从北京始发终至广州的G79次列车从王克西眼前一闪而过。

如今，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，出门坐高铁，已经变得和搭载公交车一样便利。中国的高铁里程比其他国家高铁里程的总和还要多；每天早上8点，在中国的版图上，有1700多列高铁正在穿梭……

“不知道父亲看到今天这么快速的发展，会有什么感受呢？”王克西翻开1938年12月31日的日记，父亲王志臻在日记里这样展望新的一年——

“迎来1939年，抗战更伟大，也将是更艰苦，更困难的一年。我们只有克服一切，在敌人后方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，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。我军跨过了平汉铁路，在这广大的平原上站立着，这些都依靠群众。”

王志臻当年在日记中记录的那条平汉铁路，就是京广铁路的前身。

84年前，平汉铁路从卢沟桥始发过郑州至汉口，是沟通中国南北的“大动脉”。抗日战争爆发，这条铁路成为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。

1938年，为阻止日军南下进攻武汉、向西进攻西安，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开始执行破坏铁路、断敌军运的任务。日军在平汉铁路沿线的车辆、线杆、铁轨等经常遭到破坏。“平汉铁路破坏队”声东击西，让日军苦恼不已。

放在历史的大坐标系中审视父亲的日记，王克西发现，即使在抗日最艰难的时刻，中国共产党人也抱着必胜的信念。这一年5月，毛泽东作《论持久战》的长篇演讲，指出经过长期抗战，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中国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，为夺取抗战胜利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。

抚今追昔，恍如隔世。

如今，复兴号风驰电掣，就连青藏高原上都通了高铁，铁路“大动脉”延伸出无数“毛细血管”，中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“高铁上的国度”。

“放在80多年前，这些是不敢想象的。”谈起中国高铁之快，王克西老人眼里满是自豪。

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不断重新定义远方。高速飞驰的列车就像这个时代本身，正承载着人们的梦想，不断向前发展。

走父亲走过的路，王克西老人触摸到了历史，并看到一个愈发生机勃勃的中国：那个积贫积弱、战乱频仍的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；一个文明进步、开放自信的新时代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。

采访结束，记者与王克西老人告别。临走前，他9岁的小孙子王泰然为记者一行背诵了一首《七律·长征》：“红军不怕远征难，万水千山只等闲……”

“我走过您走过的路，并让后辈沿着这条路继续前行。”那一刻，记者突然意识到，9岁男孩王泰然的举动，无意间也是对王克西老人重访父亲抗战路最生动的注脚：

“先辈们，您看到了吗？今日中国，‘路’的彼岸，早已通向繁华与希望……”

版式设计：梁晨

第997期

